

大众与经典——全民读书节系列报道(下)

三位学者谈大众与经典——

# 大众经典阅读的意义在传承文化血脉

本报记者 高爽 关艳玲

**核心提示** 对“经典”一词，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给出的解释是“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”。基于对普通读者的调查，我们发现，大家对经典作品的敬意是毋庸置疑的，但同时也有些望而生畏。相比于一般的阅读物，经典阅读对读者知识水平和阅读能力的要求显然要更高一些，但同时，它们给予读者的滋养也会更多。

在这个系列报道的最后一期，我们采访了三位著名学者，他们不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较高建树，而且在推动大众阅读上也颇有心得。什么是经典？有没有具有普适性的大众经典？如何提高阅读经典的能力？希望他们的辨析能够让读者与经典的距离更近些。



盛文·北方新生活大连24小时书店一角

本报记者 万重 摄



著名出版人、海豚出版社社长俞晓群

## 俞晓群：伪经典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时尚性、实用性

在编“新万有文库”时，我曾请教过陈原先生：什么样的书可以列入经典？他说，一个最基本的标准就是存留价值。存留价值谁来界定？一个是专家界定，一个是大众界定，也就是市场界定。例如《红楼梦》，谁都不能否认它的存留价值。要说被大众接受的经典，考验它的就是时间。刚出版的书再畅销，也只能做一个有可能成为经典的预测，只有靠不断地再版，才能最终得到检验。

书是特殊的商品，既有商业价值，又有文化价值，经典的核心问题是文化价值。一本书的内容是由多重文化价值组成的，既有高雅文化，又有低俗文化，既有学术判断，又有对当下热点问题和公众心理的呈现。经典的文化价值在于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作

用，对人的熏陶以及知识的传播。经典是无处不在的，非经典也是无处不在的。不受门类的限制，有人说理论书才是经典，实用书不会出经典，不是这样的。经典并不都是理想化、虚无的东西，这是对经典这一概念的偷换。实用类的书里面也照样可以有经典，《论语》就很实用，连“食不言，寝不语”都有。高雅和通俗是血肉关系，都可以产生经典。手有用还是脚有用？手“高贵”，但脚也必须存在。《论语》是经典，同时也很通俗。《老子》也是经典，但对一般读者来说就不太好读了。著名出版人王云五出版过的很多书都是很实用的，教人怎样做人、做事，因为他立意高。

通俗是让更多人接受的东西，大众经典的核心点就是通俗。低俗就不同了，低俗的定义

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判断。应该有一个冷静的、清晰的判断，不要急，不要轻易地对一本刚出来的书定义是否是经典。

对出版者而言，出版一本书要追求经济效益，但极端商业化、用商业价值去衡量文化价值，这是一个错位。著名出版人沈昌文有过一个告诫：千万不要追求低俗，因为低俗没有底，你俗，我比你更俗，你低俗他恶俗，大家争着往下奔，最后的结果一定是被大众抛弃。追求高尚、追求高雅很难，高雅和通俗结合更难。

判断什么是经典，先要剔除伪经典。伪经典非常可怕，它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时尚性、实用性。一些人打着实用的旗号，把一些很贵重的概念冠以通俗的运作，这是一种文化上的庸俗。《论语》是众所周知的经典，但现在有

很多图书已经把《论语》庸俗化了，有的讲《论语》的书里面有30多个当代的励志故事，就是所谓的“心灵鸡汤”，这样的东西能成为经典吗？这样亵渎历史、亵渎文化是不行的。在认识经典的过程中，要把眼光放远，放大，不要只局限在当代，被一些人评价为“当代经典”的，可能再过几十年什么都不是。

如果让我推荐的话，中国古代作品，《论语》《诗经》，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认真读；《周易》真正读透太难，需要有扎实的基本功；史书中，《史记》《汉书》最应该读。其他作品中，鲁迅、胡适、周作人的著作要读；叶圣陶、丰子恺的作品都是代表了当时白话文的较高水平。当代的海外作家中，也有一些好作家，能不能够成为经典还要经时间的检验，我个人喜欢董桥。



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田松

## 田松：人和经典之间是互相教育的

经典是一些能够反复阅读的东西，在整个民族历史中积淀下来，一遍一遍被重复阅读，构成了民族记忆的东西。我们这一代人和上一代人在文化上靠什么产生关联？我们的共同记忆是什么？经典的意义就体现在这上面。比如说，以前的私塾学生都要背《三字经》，孩子们碰到一起，一背《三字经》，大家就有了共同的语言、共同的话题，这就是他们的共同记忆。每一代人都背《三字经》，我们这一代就和上一代、就和我们的祖先有了共有的血脉、文化的血脉就这样延续下来了。如果我们这一代读的东西，下一代人根本都不看，下一代人对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世界就不会产生共鸣。同样，上一代读的东西我们不读，我们对上一代人的理解和共鸣也都会很欠缺。这种传承靠的就是经典。

当我们说到文学经典的时候，和其他的经典还有不同。伟大的作家是对世界的伟大观察者，他们的作品，可以对这个世界有一个很好的了解和描述，记录了一个时代，同时在这种了解和思考中又渗透着他对人性的观察和思考，这些东西也是可以一代一代传下去的。人类生活的很多情感体验往往不是我们直接体验到的。一部伟大的电影让我们感动、流泪，是因为我们体验到了电影人物的悲伤、辛酸，我们能够跟着他们一起去体验这些东西。

一个伟大作家可以体验得非常丰富细腻，而且还能用文字呈现出来。而我们在阅读这些文字的时候，实际上我们是在接受这种情感的训练。现代人活得太匆忙，情感不够细腻。像古人，“感时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”，连花啊、风啊、草啊都能引起情感上的关联，而我们对此的感受就没有

那么细腻。这种情感的粗糙带来的就是人性的野蛮。如果幼年时有过这种细腻的体验，那么在生活中会留下痕迹的。

另外一个方面，个人的成长通过什么来获得？伟大的作品可以让我们间接有一个成长的可能性，这也是经典阅读的意义。

经典还有一个特征，就是反复被阅读，一代一代被流传。可能的作品，只被少数人喜欢，还不能被称为经典，但如果经过一代读者或者其中某一个人的阐释，被同代或者下一代人所接受，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，因此流传下去，就可能成为经典。

人和经典之间是互相教育的，经典培养出读者，而被培养出来的读者反过来可以识别经典、认识经典。中小学阶段的孩子，处于情感最细腻、最敏感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读伟大的作品，就会体验到人性的

伟大与丰富。经典文学作品的阅读应该是中小学阶段语言教育的重点，在孩子最饥渴的时候，你给他什么食粮，就打下什么底儿。我们不可否认有一些特殊的人在成长的某一个阶段突然开悟了，但是对整体来说是不成立的。

推荐书目很难，只能就我个人的阅读经历说几部。青少年时期，喜欢读故事性强一些的作品。首先是中国古代四大名著，对于我体会古人的精神境界、精神状态起到了桥梁作用。在先秦散文中，我更喜欢《庄子》，还有一本《唐宋词一百首》，我全背下来了，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，奠定了我的古诗词的基础。国外的作品，罗曼·罗兰的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、黑塞的《荒原狼》都对我触动很大。还读了一些外国文学通俗文学，其中也涉及一部分的人性描写，也是有收获的。



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江晓原

## 江晓原：大众的经典阅读更应该考虑文史哲领域

列出一些书来作为适合大众阅读的经典是可能的，当然也有技术上的困难。很专业的书，比如牛顿的《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》就不适合公众阅读。《红楼梦》就很适合。标准是什么？思想性、知识性、趣味性，如果要吸引大众阅读，这三点是要兼顾的。有一些书几千年、几百年来大家都读它，这些书在这三个标准上都是很好的。

不要排斥学术书。黄仁宇的《万历十五年》确实是一部学术著作，它截取了万历十五年这个横断面，从这一年的政治、经济等各方面来分析明代社会的症结，在历史学界被认为是经典著作，作为一般公众也完全可以读懂。

罗素的《西方哲学史》就是他在俱乐部里面面向公众所做的哲学演讲，很通俗。叫作《西方哲学史》的著作有好几种，已经译成中

文的至少有三种，另外几种读起来都很乏味，不适合公众阅读，罗素的“三性”都具备了，适合推荐给大众。

阅读经典主要是培养公众的文化修养。科学技术知识在学校教育、专业教育方面已经完成了，更多地应该考虑文史哲这个领域。

代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，如果只选一种，我会选《孟子》，它代表了儒家经典，又是最好读的一种。《论语》是语录体，常常只有只言片语，上下文欠缺，所以对《论语》，大家经常有不同的解释，必须做些辅助准备来帮助阅读。《孟子》有完整的论述，文风用现在的话说是非常给力的，适宜公众阅读。如果不能直接读原文，可以读带注释的版本。我反对读古代经典的白话译文版，不仅有错误和遗漏，而且搞得味道不对了。这一点和我们读西方的译文不一样，因为古

汉语和现代汉语毕竟是同一种语言文字。

读中国古代诗歌，唐宋诗词如果只选一位作家，我会选李白。李白的诗更多关注内心，直接写内心的东西更能够穿越时空。

元明清文学作品，如果只选一部，我会选《西厢记》，它本身辞赋优美，在元杂剧中有鹤立鸡群的感觉，风格上非常华丽，可以把它作为中国古典戏曲的代表。

读史书，如果只推荐一本的话，我会选《史记》。就“三性”而言，官修史书起码较少趣味性，而思想性也只是正统思想。《史记》中则有很多司马迁个人的独立思考，同时文学性很强。

外国文学点几部：在西方科幻小说里，我会选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说《基地》系列，共有11部，故事的时间跨度非常大，完全是一个史诗性质的作品，非常宏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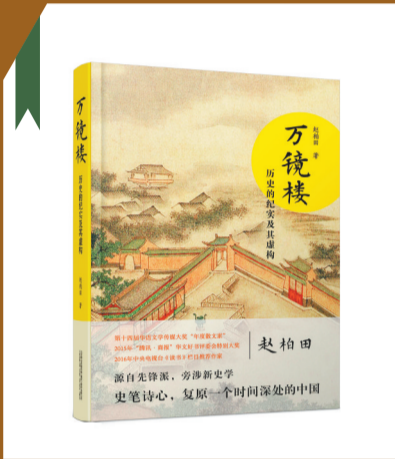


推荐阅读书目



《国宝沉浮录》

全书以故宫散佚书画为研究对象，集纪实、研究、鉴定、赏析于一身，是中国艺术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巨著，问世以来在海内外学术界、收藏界产生了巨大影响。本书是作者受命清查伪满皇宫流散书画的见闻录。按照历史进程，以真实事件中的人物活动为经，以对作品的历史艺术分析为纬，在拥有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前提下，对故宫散佚书画名画进行了详尽深入的考辨和分析。



《万镜楼——历史的纪实及其虚构》

一个在梦境和香料中营造精致生活的明朝作家、一个寄托爱情安顿生命的园子、一个不服从的皇帝、一个追慕画道的青年、一个嗜书如命的书商……作者用史笔诗心，为我们复原了一个时间深处的中国。这本小书如一座“万镜楼”，用镜子之间彼此折射的光，为读者打开通向历史世界的窗口。



《寻找张展》

一部结构新颖、主题鲜明的以当代青年成长为题材的长篇小说，作家在父子、母子之间重新建立了一个具有整体性的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。作品塑造了张展这一当下创作中极为稀缺的、富有内在力量感的典型青年人物形象。整部作品有着丰富的社会承担，是主旋律题材与文艺精品创作相结合的重要成果，是中国故事书写的典范之作。



《蒲河小镇》

这篇充满诗意美感的小说，极其深刻地描绘了满族聚居、风习依旧的辽东山坳小镇上的故事。作家以飘逸的文字风格、幽默的文笔，通过女孩关兰的童年视角，观看蒲河小镇上孩子和大人的世界，以及发生在这个世界的悲欢离合和喜怒哀乐，道出了小镇上那些复杂的风物和人情，那些笼罩在人性光辉下的命运，那些满族民众特有的情怀。